

「讚」：一件日常生活瑣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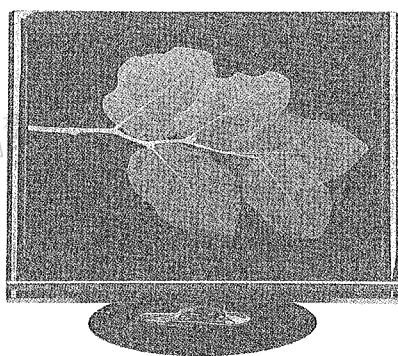
黃淑嫻

黃淑嫻，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，專研電影及電影與文學的關係。著有《女性書寫：電影與文學》及編有《香港文學書目：40~90》、《香港影片大全1913~1941》、《香港文化多面睇》等。

張清平以一身輕便的服裝走進新近發展的東京國際羽田機場。他把護照和機票遞給櫃檯後的女服務員，一分鐘後他的登機手續已經辦妥，一切很簡單和直接，沒有擁擠人群。張清平接過登機證準備到商務客位的候機室。他今天很愉快，他身上那件別致的*Comme des Garçons* T恤，令他在東京濕冷的空氣中也有快活的感覺。「希望您有一個愉快的旅程！」女服務員望着他身上七彩繽紛的格仔布說出有禮貌的說話。

偌大的玻璃窗比電影的熒幕還要真實，二十八歲的張清平完成了人生的第一份差事，現在正把手腳放鬆，坐在候機室的巨型玻璃前自我感覺良好。候機室很寧靜，電視機有時傳來幾陣笑聲，但很快便給沉默的空氣吞噬。張清平雖然精通日語，但他對日本文化是不瞭解的。他暫時沒有興趣思考為何這個候機室會鴉雀無聲，現在他只想任由自己漫無目的望向窗外飛機的升降。這是一個視覺的享受，但他並不知道這種享受是因為他不需要面對視覺帶來的噪音。這裡一切是震撼的，同時又是靜默的。

其實張清平內心的某一處清楚知道自己根本不是精通日語，至少不是個及格的傳譯員，一切都是他姑丈的誤會，或者是親戚們希望他能夠有一種謀生的才能。張清平跟着姑丈來到東京與當地一間服裝公司談中國內地生意，他當了半天的翻譯，把他在大學三年的日語知識全拿了出來，算是盡了他最大的力量吧，所以他感到很快樂，很滿意。大概這次工作的滿足感可以讓他一年內不用再工作了。距離登機還有個多小時，張清平開始對眼前的升降影像生厭。他左手拿着啤酒呷一口，右手從軟牛皮的黑色背囊取出電腦，開始上Facebook。離開了香港數天，好像沒有甚麼改變，但他照例也會對不同事



情表示「讚」的態度，他不是那種喜歡長篇大論的人，沒有甚麼特別感想，他覺得「讚」最適合他的個性。

還有很多時間，張清平無聊的打開他不常看的電郵，喝了兩罐啤酒後，他差點兒連密碼也忘記了，「123abc」，打開了。電郵畫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，他最怕的，其實當中大部分都是宣傳廣告，他逐一打開看看有甚麼適合自己。看了差不多十分鐘，到了最近的三天，他發現有一個人每天都傳給他一封電郵，三封都是以「盜竊」為主旨，他好奇地打開第一封，馬上嚇壞了，他很少看到這麼長的中文電郵，署名是一個名為沈大志的人。

這個沈大志是張清平的大學同學，沈大志是中文系，張清平是商科學生，他們從來沒有在同一課堂上課，他們互相認識是因為兩人同樣偏愛大學某大樓某層數的洗手間，見面多了便開始交談起來。他們曾經通過一、兩次電郵，交換一下音樂會的情報，但只是這樣而已。如果世界上有一些朋友只會在洗手間碰上才會談話，他們大概就是這類型的朋友了。酒精讓張清平處於無重量的狀態，他喜歡這樣，他亦經常是這樣，這種熟悉的感覺像他老朋友

一般。「啊！沈大志，三樓廁所。」他弄了一杯咖啡好讓自己清醒一點，他終於想起了。身體上某種動力叫他急忙走回電腦前，好像小孩子發現了新玩兒似的。在這樣單調的氣氛下，他終於尋找到刺激。他開始閱讀第一封「盜竊」電郵。

「清平：

你還記得我吧？三樓廁所。上次跟你在音樂會相遇後，已經有五年沒有見面了。不知你近況如何？我想告訴你，我昨天給人偷了兩百元，為何是我？為何是我？為何是我？我在這間惡劣的中學教書多年，我比任何一個老師都要用心。昨天，你知道嗎？坐在後邊的林老師在科主任面前撒嬌，她的工作便轉到我的身上，我都欣然接受。你還知道嗎？我從來不會罵學生，處處保護他們，就算他們抄功課，我都會為他們解釋，給他們機會改過；但這班沒有良心的學生，還是擁戴那個沒有文化的體育老師，說他有型、有個性。我做錯了甚麼？為甚麼他們不放過我？為甚麼他們還要偷我的錢？我很害怕，我很害怕，莫非我得罪了甚麼人？他們要向我報復？

沈大志」

張清平把電郵讀完，四周的環境仍然是寂靜無聲，不少穿着西裝的中年男子正在休息，張清平這時的心臟好像跳得快了一點，與這裡的節奏開始不協調。他為何這樣緊張，只是兩百元而已，為何這樣大驚小怪呢？工作不愉快，可以告假休息，例如找個假期到瑞士滑雪。張清平近年愛上滑雪，每逢冬天便跟一班網上認識的朋友一起到歐洲滑雪，這些是他的滑雪朋友，只有在雪山上才會見面。沈大志應該跟他到瑞士，這樣他便會忘記學校的煩惱，就是這樣容易。他沒有馬上回應沈大志的電郵，他選擇繼續閱讀第二封。

「清平：出版社所有
版權為作者
未經批准
不得翻印

今天我又被人偷去一百元了，為何在這學校只有我才遇到這樣的事情？我告訴你，我現在知道是誰幹的。昨天我跟同組的陳老師吃中午飯，希望多點瞭解學校的事情。我在他面前說科主任的不是，因為我知道他們不和，他馬上興高采烈的回應，一頓飯說個不停。回到教員室以後，我到洗手間刷牙，隱約聽到兩個人在門外細聲說話，我輕步走到門後，把耳朵緊貼在木門上，我肯定這是陳老師與科主任的聲音，沒錯。我不敢推開門，而聲音好像愈走愈遠，我全身顫抖，只好繼續刷牙，直至臉盤一滴一滴的血絲提醒我是上課的時間了。我現在知道了，是他們一夥人合幹的，他們要讓我感到不安，逼我走上絕路……」

張清平開始懷疑這個人為何要告訴他這件事情，他從來沒有他的電話號碼；說真的，如果他在這裡出現，他也未必能夠認出他來。然而，這個電郵令張清平感到不安，他覺得事情不是這樣簡單。雖然他一般拒絕參與太複雜的事情，但這件事有一定程度的娛樂性吸引着他。究竟誰偷了沈大志的錢呢？他愈想愈緊張，急不及待地打開第三封電郵。

「很高興告訴你，清平，我們學校今天又發生偷竊案了，但主角不再是我了。我可以安心回到自己的座位批改功課了。」

張清平很失望，這樣便完結？太缺乏情節吧。他走到酒櫃，選了一種當地出產的清酒，味道較苦澀，但在這環境下有這樣的衝擊也不錯。張清平又回到那片偌大的窗前，呆呆的望着機場跑道上的飛機，消磨他上機前最後的半小時。不知為何，他腦海中浮現了臉盆上那一滴一滴的血絲，不斷地從沈大志的口中流出來。他內心有一種從輕鬆中產生的激動，他大聲推開了椅子，發出尖銳的聲音，然後跑到電腦前，按下回覆鍵，給沈大志寫下他最熟悉的一個字：

「讚」

